



顧氏文房四十家小說總目

稗史集傳

西征記

避戎夜話

雲林遺事

翦勝野聞

近言

茶譜

宋史辯

病逸漫記

夷白齋詩話

讀書筆記

存餘堂詩話

天全遺事

清夜錄

聽雨紀談

談藝錄

君子堂手鏡

陽山新錄

新倩籍

今雨瑤華



海槎餘錄

簷曝偶談

金石契

十友譜

琅琊漫抄

國寶新編

七人聯句詩

寓意編

縣竒瑣探

吳郡二科志

瘞鶴銘考

景仰撮書

青溪暇筆

寶犢記

否泰錄

蠶衣

彭文憲公筆記

蘇談

吳中徃哲記

太湖新錄

陽山顧氏刻梓

稗史集傳序

長樂系
振錄西

同書

卷之四

古者鄉塾里閭亦長樂系振錄西有史所以紀善惡而垂勸戒後世惟天子有太史而庶民之有德業者非附賢士大夫為之紀其聞者蔑焉世傳筆談塵錄僉載友議等作目之為野史而後之修國史者不能不有取之則野史者亦古閭史之流也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今其列於史傳者蓋可指數而其存不存又有幸不幸者焉就其幸者如佞幸滑稽貨殖皆得托良史以稱於後世而其不幸者則魯有大臣史失其姓壺關三

老不少槩見其所遺失多矣就其存者則又有
蔡邕之自愧陳壽之索米韓愈之諛墓所傳者
又豈可以盡信而所不傳者又豈可謂無其人
哉予生季世之下不能操觚以選論當代賢人
君子之德業而竊志其所與游及耳目所聞見
者叙而錄之自比於稗官小說題曰稗史集傳
以俟夫後世歐陽子擇焉或有位於朝法當入
國史者此不著

至正十年秋八月廿日福溪徐顯克昭謹序

稗史集傳

王良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也少而穎特如老成
人早游鄉校諸先輩皆折節與之交既壯游吳
興過凌公芝岩將赴淮東憲幕辟公以行既至
以歲貢士補淮東憲史未幾南人例革調轉運
司及廬州錄事判官屢轉爲江淞檢校朝列大
夫廣東市舶提舉未四月拜江西省左右司員
外郎時年六十八即慨然謝事而歸朝廷從其
請以中憲大夫淮東宣慰副使致仕公耳目聰

明強健如五十許人每小舟黎杖自樂於山巔
水涯或遇勝景數日忘反至正己丑六月自卜
壽藏于暨陽之大岩既穿穴即卧疾而卒年七
十二公慷慨有大志喜論天下士慕范文正公
之爲人其在鹽司漕府皆有惠政越人立碑以
頌德見於國子博士陳旅爲之記其檢校口書
自顧而言曰王某止檢校耶會松江民徐晉詣
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占於官者數萬頃丞相
命公還上議曰田實無有此姦民欲以利啖官
漁民以市怨宜勿聽事遂得寘民咸德之其提

舉市舶寶貨山積至者皆以賄敗公秋毫無所
視其歸於鄉雖尊且貴則猶服被如儒生予以
鄉里故獲拜公於牀下因與予言初出鄉時得
見宋李之遺老觀其典刑莫若趙公子昂魯公
善之楊君仲弘杜君伯原則皆其相與則公之
成德盖有所自末歲見世變之愈下也嘆曰吾
於斯世不忍見矣所求速化耳公歿二年而四
海變作故杜君伯原誌公之葬有才不盡用之
嘆其爲世所推惜如此所爲詩文有王真外集
二卷虞公集爲之序藏其家子仲揚以公廕任

秦州如臯縣主簿卒于官次仲廬今為南臺榑
皆與予善

論曰韓愈氏以為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以予觀公之風節凜然使登
於廊廟豈讓古人哉而用事之臣方汲汲以
南人為等第故公才不盡用於世道不大行
於時也及中原多故亟擢南士使居憲職以
風厲天下而罷慙不勝為天下笑然壯方大
夫士論南人之賢必以公為臣擘士猶賴之
以蓋其媿云

柯九思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

父謙由文學掾

為江浙提舉九思以父蔭補華亭尉不就遇文
宗皇帝于潛邸及即擢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
閣特授學士院鑿書傳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
畫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謙善
教錫碑名訓忠勅侍讀學士虞集為文以旌之
寵顧日隆由是言者見忌公乘間跪白上曰臣
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踪跡孤危殞越無地
願乞補外以自効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萬一

惟陛下哀憐幸甚上曰朕在汝復何憂翌日御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違諫臣意而慮危公召公論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勅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大行上賓公因流寓中吳予獲從公游語及先朝則誦其所爲詩嗚咽流涕夫人情群居相聚則懼相離則思况以布衣獲人主之知抱烏號而無從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

者且請予筮其吉凶發著得履之乾其繇曰履虎尾不噬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履虎尾者寅之未運也夫子無用於時不能噬人而爲命所困殆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衝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無所忌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予出遊于上方移舟陸庵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達皆會丙午過靈岩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暴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嘗自謂寫榦

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撤
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漏痕之遺意雖其妙至
不所言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故四
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鑒識金石鼎彝之器
時吳人陸友號爲博物亦嘆以爲不及有任齋
詩集四卷虞集陳旅爲之序公沒後皆散失不
傳獨有詩二卷藏于家

論曰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
廣文館命虔爲博士而晚節流落君子惜之
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鑒書博士其

榮寵視虔等矣而竟流滯以死才之不可恃
也如此予嘗讀其城南詩有尺五城南墾田
能減漕海船之當時出蓋嘗言之而不以爲
信後二十餘年天子用大臣議募江南農師
開燕薊田數百萬頃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繼
而公之言卒驗雖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宣
泄不能與聞由此觀之則公之所陳蓋必有
可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

陳謙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

候父母顏色問起居躬飲食寒煖之節及長讀書不少懈未嘗一日遠去其親之側溫溫雅飭言若不出諸口而內行甚備其師林公寬龔公璠勉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儒士衣索挾書者乃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意邪遂趨出不復就試隱居教授資弟子束脩以爲養而甘旨之奉必極爲營致每饌饋進跪膝下以勸加膳親盡一食則心爲之喜日以爲常及父母卒居處葬悉祭遵禮制哀毀踰瘠猶蔬食水飲以終其喪初父病羊思鰈因市以進而父歿遂終身不

忍食鰈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書至論語夕毋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奉其兄訓尤極友愛訓字師敬嘗爲鹽運司史以廉能稱及滿考歸則甚窶君養之如嚴父未幾師敬復宦游於外而君獨留常熟東始里人范某築室其里延君與居教其子家東始者十年弟子信從益衆及范君歿而所教之子亦卒因還吳城京口有士友孫子翼者厚於君而家甚貧有女及笄不能嫁君嘗許以貲助及聞子翼病且篤瞿然曰吾與子翼約其可食言乎即持貲詣京口訪

子翼爲畢嫁事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太玄皇極之學文章非古道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於理渾渾不窮其樂府歌詩尤能追古作者而其一篇出人多傳誦之蜀郡虞公集金華黃公潛晉寧張公翥咸所推重嘗欲論薦君不屑也晚歲注意於易以爲四聖之經各有攸主而同於象於是分卦辭象彖會粹諸傳以附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別爲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聞至正丙申師敵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謁告還吳適外兵薄城甚急俄聞城陷即呼其妻

并與君訣曰吾雖位卑嘗爲主臣義不可辱吾不可出弟處士耳宜往避語訖即拔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方共譬解兵入脅使拜不屈遂刃其脅君翼蔽之乞以身代衆以君儒冠掖之于門復求入見其兄已殪伏屍號慟因併見害悉投于河其嫂與老僕王皆自經死君妻已先卒唯一子十餘歲逃他舍得脫明日事定其門弟子范文綱亟告於主師而廣陵成元章素善君亦與言之募人求其屍得于篠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人咸以爲異官爲給粟助

之歛訪其子詔以棺屬陳氏文綱與詔奉二柩
葬之而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其周易解詁
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而已君嘗與予講易故
知君爲深時予居東城瀕危者數四以幸而免
而君竟徇兄以罹禍其命矣夫

論曰太史公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
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盜跖暴戾恣睢而壽
終天道之是耶非耶予以爲太史焉知天道
夫夷齊讓國而不居耻粟而不食求仁得仁
失於人者薄得於天者厚矣盜跖橫行於一

時得於人者雖若厚失於天者厚矣安有一
息之存哉太史焉知天道世多疑君德尊行
脩而致無妄之禍則以天道之不可信而不
知其兄死於忠弟死於義妻徇其夫奴徇其
主忠義之節萃於一門使今傲倖富貴而以
君爲疑視君之死雖若少後然世有知君如
夷齊則其全於天者何如也或又謂其不能
趨吉避凶非知易者是大不然夫易者變也
通塞者時也中正者道也姜里之囚陳蔡之
阨不死者天耳聖人豈不知易而致身凶危

之所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君其知之矣雖魯西狩獲麟春秋以爲終事蓋麟者聖王之瑞而爲魯所獲魯不知其瑞而獲之豈麟之罪哉聖人蓋傷吾道之窮而哀麟之不幸也烏乎有能知予之言則其知君也無惑焉

葛乾孫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人也生而負奇氣儀狀偉特膂力絕倫未冠好爲擊刺之術戰陣之教百家衆技靡不精究及長遂更折節讀書應進士

舉所業出語驚人主司方按置索駁不能識跡弛士把玩不忍捨置君亞選君曰此不足爲也吾寧醒齷從諛離析經旨以媚有司意乎遂不復應試猶時時指授弟子皆有可觀金華黃公潛尤奇其文勸之仕不應世傳藥書方論而君之工巧獨自天得治疾多奇駿自丞相以下諸貴人得奇疾它醫所不能治者咸以謁君無不隨愈有士人患傷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視則發狂循河而走君就捧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重繭得汗解其治他疾多類此當是

時可久之名重於南北吳人有之四方者必以
可久爲問四方大夫士過吳中亦必造可久之
居而請焉其爲人倜儻而溫雅慈愛而好施故
人無賢不肖皆愛敬之至正壬辰徽寇轉掠江
浙吳人震恐浙西廉訪僉事李公仲善請君與
崑君勸城之因守以討賊仍請身任其事李公
壯其言然其計卒城之而民賴以安明年癸巳
春正月與予游開元佛舍私與予言吾聞中原
豪傑方興而吾不及預命也夫公茲六氣淫厲
吾犯司地殆將死矣如期必於秋予曰何至是

踰月果疾予往視之則猶談笑無他苦秋七月
沐浴竟遂偃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詩未及詮
次藏子家其行於世者有醫學啓蒙又經絡十
二論君旣沒而朝廷聘君之命適至已無及矣
論曰君少尚氣節故勇力之士爭言君之長
於武長而服儒故逢掖之士爭言君之長文
濟人以鑿故方論之士爭言君之長於鑿斯
各取其所偏長而未覩其學之所至也予幸
識君於血氣既定資質旣變之時方將舉聖
人之道而修之則凡前所稱譽皆君所厭棄

而羞道者予於是又病世人之知君者淺也
烏乎使君早用於時功業豈少哉然則君之
歿其必有所繫也夫

潘純

潘純字子素廬州人也少有俊才遊京師一時
文學之士貴卿之家爭延致之每宴集輒云潘
君不在令人無懽聞其至皆倒屣出迎及談笑
大噱一座爲傾嘗著袞卦以諷切當世其初之
辭曰出門即袞永無咎也其上曰以袞受爵亦
不足貴也或以達於文宗皇帝欲繫治之亡徒

江湖間遇有以君事爲滑稽士解者事乃得釋
因客江南值京師所與遊者平章事吳公可堂
治書侍御史廉公亮秘書卿達公兼善廉訪使
幹公克莊御史中丞吳公元震廉訪副使杜公
德常廉訪僉事魯公志道等皆持節在外遂往
來諸公間名聲藉甚而江南大姓慕君氣勢望
風承謁於是挈妻子居東吳日與諸貴人觴詠
爲樂所賦詩音節精麗李義山温庭筠輩不能
過也至正壬辰間兵起淮東西淮南行省郎公
曹公德昭雅君言於上官具書幣辟參軍謀事

君度不可爲謝遣使者移家避地於越時太尉高公爲御史大夫開行臺於稽會以君爲上客與參謀議而大夫之子安爲樞密院官判掌兵柄恃已爲父客以安事語大夫公因召訓戒安忿懼遂中君於法械繫以吏送還吳郡行次蕭山道中拉殺之以暴疾聞其子毅間走竊得其屍藏之會稽岳王墳僧可觀請於毅葬君西湖岳王墓側大夫公不知也

論曰禍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禍不可避也果不可避乎孔子微服而過有避

之道矣必也盡其避之道然後聽於天斯可以言命也君嘗約予避地予留以全君往以斃其故何耶君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豈獨兵之能殺身也哉目見太山不覩眉睫禍所由來矣昔馬援恃故舊以致主疑梁松挾忿怨而害父客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慎乎

陸友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爲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

幼讀書稍能執筆識姓名即教爲商賈事以故
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闐闐之所父以市布爲
業獨能異其所好苦攻於學隣里多竊笑之雖
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傳也及長益親賢士大
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
於是復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爲法君善爲
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
群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噐物相尚
凡三代以下鍾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
從陸氏鑒定真贗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

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識
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
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內顧無知己
乃與柯公南歸吳闢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
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
今古雜錄前到烏几上置天祿碑邪紫鳳池金
銅鎮帙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傳山藝古龍涎汲
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
壯生著硯史墨史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
林諸賢皆賦咏之所爲詩文有杞菊軒藁年四

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爲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蹤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於藝矣社公嘗與予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通書臣傳進止有法君見亦爲予書八

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勁之風溫潤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亡矣而兩君不復可見故論著之以慰懷思云耳

王冕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暨人也父力農冕爲田家子少即好學長七尺餘儀觀甚偉鬚髯若神通春秋諸傳嘗一試進士舉不第即焚所爲文益讀古兵法有當世大略着高簷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或以爲狂生同里黃公止善甚愛重

之爲拜其母王後爲江浙檢校往君謁衣弊履
不完足指踐地王公深念遺草履一鞠諷使就
吏祿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會稽依浮屠廡
下教授弟子倚壁度土釜爨以爲養人或遺之
不受也時高郵申屠公駟新任紹興理官過武
林間交於王公公曰越多傳先君子非所敢知
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公欲與
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
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
不已君斥曰我處士寧與官府事毋擾乃公爲

也駟既重王公言且竒其爲人進謁禮益恭以
白於其大尹宋公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
廬以請君爲之強起入爨舍講授歲餘會他官
禮待不如意乃爲書謝申屠公東遊吳吳人雅
聞君名君又善寫梅花竹石士大夫皆爭走館
下縑素山積君援筆立揮千花萬莖成於俄頃
每畫竟則自題其上皆假圖以見意爲歌詩雄
渾跌宕以古豪傑自居久之復遊金陵諸御史
雖新貴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薊縱觀居庸古北
之塞主秘書卿達公兼善家翰林諸賢爭譽

之君題寫梅張座間有云花團冰玉羌笛吹不
下來之句見者皆縮首齧舌不敢與語至正戊
子南歸過吳中謂予言黃河將北流天下且大
亂吾亦南棲以遂志子其勉之於是擇會稽山
九里買山一頃許築草堂讀書其中服古衣冠
或乘小舟扁曰浮萍軒自放於鑑湖之曲好事
者多載酒從之歲己亥君方晝卧適外寇入君
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驚重其名與君至天
章寺其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
鼎沸爾不能進安生民乃肆虜掠城亡無日矣

汝能爲義誰敢不服汝爲不義誰則非敵越人
秉義不可以犯吾寧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殺
賊乎汝能聽吾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即速殺
我我不與若更言也大帥復再拜終願受教明
日君疾遂不起數日以卒衆爲之具棺服斂之
葬山陰蘭亭之側署曰王先生墓云

論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不必也狂狷
乎君生於衰世之下而能旁薄萬古傲視一
時其言曰子房志在報韓孔明志於興漢志
雖正而心則挾志於生民者其惟伊周乎論

議誠高矣雖其所就不逮所言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氣至死不衰其制行若不合於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

王漸

王漸字元瀚臨江人也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引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爲樂而家產益壞其父兄患之君於是聚書數千卷謝常所往來者閉戶誦讀目數行下一過終身不忘雖稭官稗史皆可成誦比三年作爲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諸先始大驚皆不信其爲君作也君曰儒者

之學如斯而已乎吾將縱觀四方以適吾志遂北走燕薊南遊金陵登鳳凰臺慷慨長嘯人無知者金陵富豪王氏聞君善飲白下有道士亦素能引無筭爵爲設席要道士與共酌以觀其量君升席命贊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吸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既君再實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至半跪謝不勝君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盃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王乃嘆服每麻履布袍簡絕禮法至賢士大夫家輒造堂上中席坐不

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大夫士知其才皆畏敬之
留吳中嘗與客過闌闌見官示律令數十事約
萬餘言君與客俱覽一過歸至所館呼酒共酌
問客以所覽事客不記一二君即援筆引紙書
之亶亶如已出比對讀之不誤一字其強記如
此常以世人齷齪無足以當其意者而其志欲
將大有爲故其傲誕下視一世如無人鬱鬱之
氣久不得伸遂疽發背卒無妻與子其友人爲
殯僧舍中後數年前御史劉公廷幹爲海道萬
戶訪其柩爲葬之

論曰士讀聖人之書將以變化氣質求合乎
中庸之道也君記誦誠富矣吾知其所讀者
何書豈昔人所謂書儲者耶夫通塞有時用
舍有道雖以孔孟之賢聖不能必行志於天
下而君之所抱負乃若有幸變之心則其歿
也蓋亦有天道焉予既惜其才而又憫其不
善用之而竟落落以死也烏乎學者觀於君
則亦可以得師矣

楊椿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嘗戰

藝於有司屢進屢屈於人而志不少切益講磨
淬厲期於必克而文日有名弟子日益進其設
教必月試季考皆有程式至正丙申郡守將治
兵命有司藉民以守陴君告予曰樵雖賤貢士
也即今有司不治擇列予於編氓臣守陴豈國
家所以重士意哉子盍與我言之予即以告其
叅軍謀事鄔密公鈞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
時司馬本以豫王傳留吳而所募皆少年良家
子君入幕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戎衣率其卒
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縮郡綬者皆已遁去

兵奪門入君猶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
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其妻王氏聞之被髮徒跣
蹂於亂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一尸自水躍
出浮於河之面乃君也固載以歸撫其柩晝夜
慟哭絕而復蘇三日君附其妻坐呼其二女曰
吾爲短兵所中仆于地斂身匍匐入林中求水
飲而民家畏吾呻吟聲掖吾入水以死汝一弟
亦已斃我不忍令汝母孤苦于世也後三日我
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可與汝母斂言訖遂仆
既覺不記憶其何言也如期果卒它日予往過

其門吊之二女出拜於予泣訴如上云

論曰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焉君之勤於藝也蓋欲用其萬一以自見故齟齬其身而不悔及國家少難君未嘗食其一日之祿而捐軀以赴之使君立於其位必不肯奉身鼠竄以求活也然君可以無死而不知變豈亦死生之有命者歟怪神之事孔子不語而君躍屍附婦蓋亦祀梁之妻之比夫婦一體判合其精神有感通之理而致然也君則已矣而子死於孝妻死於義遂使楊氏一門鬼絕其

祀哀哉

王德元

東門王德元字仲德東平人也其先女直人姓抹撚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遊名山始叅鐵牛定禪師問師如何是道師曰東山水上行德元不契師以拄杖撞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凝心竟寃忽聞人呼賣糖聲豁然有省進以所得禮叩於師隨機響答師大噐異遂爲印可即出宋穆陵所賜金欄法衣付德元傳信如達磨衣鉢故事德元受信其訖復遊諸方大闡其說然

不挽髮不異俗服古冠自號東門子所至人多
向仰之呼爲東門而不氏其足迹所歷東極高
麗西踰川陝南盡炎荒北極沙漠其受法者上
自王公后妃下至卿相士庶皆其弟子其教人
必問其姓與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曰我
聞爾姓乙名甲而誑我何歟其人疑愕則悔之
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某家則姓某
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爲真姓非汝姓也
復問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
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

耳其所以爲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
也故其自贊曰懵懂痴憨白髮老贅一念萬年
在世出世不識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爲道而
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進神仙演道太宗師
完顏真人重其道擬號清玄誠微妙大師教門
高士充嶧陽碧雲宮山主贈金襴紫服德元爲
一至其處即衣去其與人遊處不爲崖絕之行
雖其弟子之家亦親與執爨所食不擇潔修所
居不求安逸意有所適輒飄然長往年九十餘
歲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或云爲李壇帳下卒

或云嘗受學於容城劉因通知易說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於京師年一百三歲其弟子中吳曹澹然與予遊因知東門之道故傳之

論曰聖人之學不傳一變而老再變而佛三變而全真其教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初世祖皇帝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爲立其教賜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而德元立於其庭乃服儒衣冠闡其禪說其教之所被可謂寵矣以德元之自信如此其

篤天下之人信之如此宜乎向使移其心志以從事於聖人之學道其有不行者乎雖然爲彼則易從爲此則難入此其所以爲東門道也

徐文中

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也宋季之亂其先爲同郡仇人倪氏所滅時文中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爲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爲要有室及母老卒哭謂其子始知其爲徐氏子然未能即復其姓故文中

亦以姓倪氏文中自少傳其婦翁針藥方術又善符呪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爲縣吏即棄去又爲安陸府吏復棄去遊吳吳大戶患濕腿疾延文中與療針行病除留爲郡吏時鎮南王妃卧疾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愈南臺侍御史禿魯以文中名聞即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禮見賜坐便殿道妃所疾苦延入胗視王曰疾可爲乎對曰臣以針石加於玉體不痊其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中因請診候按手合合曲池而針隨以入妃不覺知少

選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中曰針氣已行請舉玉手妃不覺爲一舉請舉足足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賜賞資無筭聲震廣陵皆以爲盧扁復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禱祈皆不應文中謂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中曰臣請王爲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雨後雷始驗其爲法爾文中曰諾即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手布四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陵月餘門下輻輳多所救活由吳郡遷武林未幾吳郡守吳公秉彜被疾卧治郡

鑒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雖爲吏而家日益
饒嘗謂予曰予所傳弟子亦衆然皆不能如吾
術之神彼急於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術遊江
湖垂四十餘年所爲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責
其報吾知施吾術而已今幸造物有以還於吾
而大官貴人之所賜予者予不得而辭而亦未
嘗爲貧乏者不敢不盡其心也又泣謂予曰文
中得有大罪敢謀之於子頃吾父歿時屬文中
以復姓至今不敢忘而吾父隸於官欲一復之
而惧案牘之煩也如之何予謂之曰春秋大復

仇而君子於心之不安也者不可一朝居也且
而祖母忍死以全而父欲以報於徐氏今幸而
有子獨不能念徐氏之痛以大慰於祖母之靈
乎子其後矣尚何以案牘之煩不煩爲哉文中
即以泣告於其府尹趙公伯噐爲復姓徐氏給
告歸宣城省徐氏墳墓訪其宗族買田置祠以
奉祭祀人咸義之自宣城還陞充江浙行省理
問所提控按牘改授紹興路知事以疾卒

論曰方技之士孰不爲利而鮮有神其術者
予嘗怪之及聞徐君之言然後知其術無以

大過於其人而心之仁不仁術之神不神繁
矣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豈鑿者哉

后載妻

后載妻某氏者平江人也始爲妾侍后妻周氏
能卑順以承意周氏卒嗣爲正室生一女一子
年未三十姿色殊麗后爲郡吏賴其內助至正
丙申春正月后行役如京口妻與子獨居二月
城陷后與子爲隣某氏先屬其子女於他戚里
過予舍將啓水關欲入水予令家人勸止之某
氏曰曩吾夫居室時每論婦人失節事妾常笑

之今吾夫在遠而懼此大變使幸而免尚不能
不爲夫子憂不幸爲所辱雖欲死不可得矣妾
寧捐吾身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見吾夫於地
下也語未絕外兵攻予門甚急予前徃視門比
兵入則某氏已赴水死矣

論曰夫婦以義合義天性也世衰夫婦之義
薄至有公相棄背者矣况其夫之在遠而以
身殉義者乎是其發於其性者也然其夫徒
知其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向使其生必不能
自明以免於怨憎被誠知所處可不謂之賢

矣乎

沈烈婦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為軍士所害沈有姝色虜置快船溪流迅急乘間躍身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掾舟過之見鬢髮如雲被水面視之乃婦人衣漾水上不能下沉死即引救之問乃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艦內使守視之其下喻之曰汝遇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且更得福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

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婦人哉遂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即以箸納口中面刀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為斂而焚之予至吳興張為予言如此

論曰丙申之變婦人之死多矣其死有二焉或迫於威或惧其辱感慨於一時有羞惡皆能之至於患難交於前利欲誘於後屢變而益堅委命以遂志惟明於義者乃能有以處此而沈氏以纖弱怯之姿矢死靡他其節尤

異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水以沒則
已無聞矣而幸君見之豈天憫其貞烈使傳
於予以表見於世哉

易山顧
氏文房

釋史集傳終

西征記

三衢 盧 襄 贊元

予嘗謂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爲天地中最靈物
造物者剖裂元氣取其精英而與之使呼吸至
和發露天光超然出於塵垢之外苟甘心瓶罌
如醯雞然老且死是造化棄物爾寧不媿古人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予欲
長游遠睇窮極天下壯麗竒偉卓絕之處南窮
滄溟北抵幽都東折若木之枝西奄濛汜之谷
頂摩太清轍環八埏以助夫造物所以與予者

生抱此志二十三年矣更念衢爲小邦處會稽
姑蔑之地山川形勝不足爲天下偉觀居常病
是不足廣吾曾中之氣思得隨穆滿造父輩齊
驅並馳於瑤池之宮閶風之苑亦欲乘雲御風
於日月出沒之際煙霞斂散之表况宇宙中可
足跡至者邪故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
之龍嵒豈不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嚼壁而來
歸者乎過岷峨玉壘劍閣棧道之險豈不知不
保國而貪利者終爲亡國之虜乎過塗山思神
禹會諸侯之盛尚有專車之骨枕荒草而淒淒

者乎過瀟湘思二妃望九疑之雲尚有琅玕之
上帶淚痕而斑斑者乎過嶠函而思秦以虎狼
之強而自爲楚齒也過烏江而思項羽以拔山
之力而卒爲漢擒也登泰山梁父尚有秦皇漢
武之函玉檢金篆石刻之書可讀也過朔庭玉
關尚有投筆書生伏波將軍燕然銅柱之蹟可
復也過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能爲
蒼生時起者乎過臥龍南陽而不知今日尚有
抱膝長嘯以邀三顧之寵者乎凡天下之奇形
異狀陣雲回鴈之峯浮天浴日之波與夫通衢

大邑遐邦異壤之遠周遊歷覽以廣吾胸中之
氣豈不洋洋然浩浩然足以吞雲夢而飛天池
哉去年秋舉郡記鄉老里大夫推予爲冠今年
求試春官擔簦裹糧走數千里雖風俗形勢不
出吳越江淮之近而山川之勝槩前賢之遺蹟
亦已多矣因談笑之暇姑記其所遊之略尚有
遺賞未出於車輪馬足之間者缺之以藏諸楮
中云

吳越之地牽牛織女之分野秦伯句踐之故墟
有鑿山煮海之利三江五湖之險亦江東之都

會也獨衢東接甌閩西連婺女自衢歷婺至新
定曰睦州歛三江之水會合於亭下有山隆然
直壓其首如渴鰲怒鯨奮迅鬣鬣奔而衝水之
狀上有桐君祠乃戴顓飛仙之地祥氛瑞氣氤
氳回薄鶴駕往矣靈蹤儼然予恨斯人之不復
見乃作招仙之詞歌而招之曰

桐君歸來兮仙馭遠遊將何之寧不欲朝玉
京兮升紫微戴日月之冠兮披紫霞之衣佩
蒼精之龍兮餐玉田之芝友王喬與蕭史兮
儼霓旌玉佩而威蕤何如歸來猿鶴慘兮怨

空山川壑寂兮松桂閑胡不拂袖愧兮闔作
開雲關藉芳草兮歌幽蘭庶乎游山之人可
以往還

自桐君祠而西有羣山蜿蜒如兩蛇對走於平
野之上三江之水並流於兩間驚波鬪馳秀壁
雙峙上有東漢故人嚴子陵之釣臺孤峯特操
聳立千仞奔走名利汨沒爲塵垢中客者一過
其下清風襲人毛髮爲豎使人有芥視功名之
意乃作詩以高之曰

無欲戴蟬冠蟬冠械我首無衣披袞衣袞衣

囚我身貧賤自閑暇功名多苦辛君不見大
將軍功蓋天地一朝餓死垣墻裏又不見穰
侯貴壓咸陽都朝爲卿相暮匹夫爭如春風
秋月一竿竹萬古溪山看不足勝他宮殿鎖
千門細草新蒲爲誰綠

自釣臺而西曰浙江羣水赴焉衆山截焉海門
二峯屹然孤立頃聞巨聲轟磕驚裂地軸如雷
霆之奔擊萬軍之決怒天吳爵躍水怪萬狀擁
銀山而瀉天漢意其子胥之竟尚含屬鏤之怨
怒而激爲此平抑江神海君以謂不如是不足

以震天地之威乎抑形勢使然而自爲此奔突乎竊悲子胥之忠暍義骨感激發憤欲身存國家讒鋒射人卒詆誅死真天下奇男子有不幸者如此也乃作歌以弔之曰

姑蘇臺上麋鹿游斷烟荒草令人愁姑蘇臺邊少行迹宮殿無人士花碧當年伯業幾英雄轉首都歸血刃中利劍一朝尸壯士白楊千古號悲風吳王羞歸九泉裏西施空似桃花美子胥雖死過生榮越人却是奇男子

自浙江艤舟古岍下登其上曰杭州橫控列城

爲國大藩乘熊軾而建隼旗者必王公大人非州刺史郡太守常二千石比也觀閩南海賈舟車輻湊犀貝魚鹽駢羅其中龍山據其首西湖盤其腹天隱聳其臂胥丘卧其背樓臺上下如錦繡圖披髮文身者閩粵之舊俗也水犀射手者戰國之餘勇也金堤玉渠虛臺廣榭者錢氏之故基也霓裳羽衣綽約靡曼者蘇小之遺態也故過其地者必駐軾焉自杭而西至嘉禾曰秀州自秀而西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橫截水而左瞰太湖一望千里篙工柁師風謳雨吟征

人動江鄉之悲游女弄採蓮之歌思昔拂袖去
國扁舟五湖者鴟夷子之遠遊也蓴羹半糝鱸
魚自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吟興屬雲
水者陸魯望之嘉遯也後人高之作祠堂於笠
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遂賦三賢
之詩曰

舟繫小橋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

向烟波老伯業功名一掃空

謂鴟夷也

鱸膾色鮮盤玉縷蓴羹香滑煮龍髯可冷水

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

謂季鷹也

醉夢幾經芳草渡吟翬飛上月明樓散人已
出形骸外官作鄉聲效楚囚

謂魯望也

自吳江橋而西至姑蘇曰蘇州予求其所謂姑
蘇臺者有遺址存焉父老尚能言之曰今天祐
我宋統一寰宇四方遠近無敢據土地擁甲兵
效戰國甌駝相依者是臺也今雖版籍入于王
府亦亡國之餘辱使當時知范蠡之有謀悟句
踐之嗜膽俯取忠言却西子而不顧斬宰詔以
謝三軍則江山之王氣猶存而東門之懸睛不
抉矣言訖涕數行下予亦悵然而悲父老作歌

嗚嗚予和之曰

秋風起兮鴻鴈歸秋月明兮白雲飛弔往古
兮一霑衣

自姑蘇至毗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
謁水府祠渡揚子江登金山見巨浪拍天鯨鯢
出沒蜃樓駕空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
紛紛紜紜不可名狀遂沿揚子江至儀真曰真
州見江臯有巍然古宇長廊復壁間有所謂小
龍之祠試造觀之有小虵盤旋机案上朱麟火
髯目赤赤有異光尸祝指曰此非虬螭蟒蝎之

儔伍也喜則俯首搖尾僅可玩弄稍怒則搖撼
坤關翻海摧岳而後已所以艤舟而禱者袂相
屬焉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
楚州至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吭太息思昔帶
長劍游五陵俛首出惡少年跨下氣帖帖然不
敢喘何其弱也及其登壇佩大將軍印虜魏豹
滅項籍斬成安君泝水上名動諸侯南面稱孤
又何壯也觀其用兵制勝神授鬼畫出入古兵
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指諸掌何其智也烏盡弓
藏兔死狗烹雲夢之擒未幾而死於婦人之手

又何其愚也大丈夫抱超世絕俗之才負安時
經濟之略顧用不用何如耳故爲詩以傷之曰
登壇當日拜元戎楚漢都歸指掌中王氣未
消垓下敵將星已落陣前功高名紫宇千鈞
重寃血青虵一縷紅尚有鸞刀薦牲酒斜陽
煙對泣秋風

自淮陰出龜山泛長淮入汴口曰泗州觀青蓮
寶宇連榱曲桷雄視耽耽以窮土木之壯麗浮
圖屹立若柱擎天委環貝絕毛血騰踏道路動
以萬計亦靈德旃幪於民而歸依乞憐者如是

多也更念汴水者出於昆侖黃河之源獨浪奔
馳自上而下與淮俱流數千里問清濁異色久
則與俱如涇渭然遂念隋大業間煬帝所以浚
闢使達于揚州者不過事游幸爾柰何錦帆未
張而神器移膏血未乾而生民瘠天怨神怒假
手于唐龍舟鳳楫鼓枻而回者不其無聊哉今
則東南歲漕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舳艫相
銜朝暮不絕蓋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
下者天以隋爲吾宋王業之資也遂上所謂黃
金堤與友生對坐古柳下感今悼昔賦詩以哀

之曰

昆侖一線破蒼厓
辟歷飛聲赴地來
湯帝截教淮水斷
巨靈羞劈華山開
桃花漲滿通西洛
竹箭奔流逐吹臺
午夜月明楊柳岸
空餘風咽笛聲哀

自泗州抵宿州歷南京至雍丘乃張許二公保障江淮之地也昔胡羯梟鳴腥我嵩岱哆然四顧有橫吞天下之志二公提孤兵挫強虜扼東南咽頷以江淮才用濟中興非古烈丈夫疇能哉吾見其悲風擊地林木怒號意者南霽雲之

喑鳴也古木蒼瘦怪石孤聳意者雷萬春之壁立也殘陽滿地餘霞一抹則愛妾之血肉尚在也寒鴉悲鳴林鳥爭飛則侍童之精魂猶存也爲之歌曰

胡兒倚劍摩崆峒
范陽兵火燒天紅
潼關失守大將死
鑿輿播遷岷峨中
貔貅兵甲照冰雪
戈頭盡是生民血
鯨海揚波魚鼈腥
中原盡作天山月
二公擐甲怒攬槍
極鬪軍前皆皆裂
食窮愛妾膏斤斧
愁感蛾眉氣如縷
花鈿寶髻誰復收
壯士相看泣如雨
霜刀抉齒

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主雄心義骨填溝壑
不得生榮有李郭論功初入鳩鵲樓圖形已
入麒麟閣

自雍丘至陳留乃漢張子房所封之壤也觀其
以經世之略出爲王者師躡帝足而封韓信迎
四皓以定太子功成名遂翻然從赤松子游可
謂豪傑之士矣使當時僥倖一擊之勝以不貲
之軀填餓虎口是與軻荆聶政朱亥郭解輩同
爲匹夫勇矣烏能垂光虹蜺哉然而悠焉遐鶩
脫軒冕如弊屣則其所得有大過人者不知絕

粒茹芝挹朝霞而餐之果能却老而不死乎所
謂黃石公者吾意其隱君子尚得從而游乎又
不知圯下兵符之書尚无恙乎鄙夫漢庭之臣
甘心鼎鑊視死而不顧胡不謝去朝市而從子
游也予爲作招隱之詩庶幾其來曰

有玉人兮山之隅騎蒼龍兮歌步虛薜荔衣
兮女蘿裾飡瓊蔬兮披玉書朝玉皇兮游上
都擗麟脯兮邀麻姑胡不捨此而來兮而吾與俱

又歌曰

日旋月轉兮能幾時人間不可以久

留兮緇塵染予素衣胡不讀青苔之篇兮歌

白雲之詩玉書金簡號仙籍兮留芳名其度
幾然後左蒼虬而右青螭飛羽蓋兮張旗黃
鵠引兮歸瑤池汝將捨此兮安之

自陳留至大梁曰汴州始禹畫爲豫周封爲魏
邙鄘之始都楚漢之戰場今爲開封府是謂京
師也思昔戰攻之初壯士之悲吟戰馬之嘶風
九江舞陽按長劍而叱咤之地今則萬國之朝
會集焉昔之鋒鏑交加兩虎並隅而相睨轅門
刁斗羅黃戰而擁干刃以備掩襲之虞者今則
萬方之王帛越焉昔之荒蹊斷塹猩鼠狐兔之

窟宅朝風號而暮雨悲今則龍樓鳳閣正玉繩
而方紫極焉昔之白葦蕭蕭有螭頭馬鬣之象
過其下者莫不酸鼻出涕今則龍池鳳沼集水
戲而競娛樂焉以至虞韶夏濩犧琴瑤鐘者太
常作也神虬龍馬氎斝龜貝者異方貢也天球
河圖赤鴈白魚者瑞物賓也丹禁紫宇格熊裂
羆者上林樂也黑鞘鐵脚突騎勇也虎翼龍驤
戰士躋也飛廡連榭居人繁也輦金橐玉大賈
至也樓櫓相望雉堞新也法象穹極帝門隆也
鷓行鷺列百官入也龍墀日角天王朝也環流

積餼置博士而列羣書則庠序之設嚴也重研
負笈起草萊而叩帝闈則羣賢之樂而來游也
至於其餘不可殫記雖班孟堅二京之筆左太
冲三都之才楊子雲五柞之手與夫芝房寶鼎
之作歌金馬碧雞之馳辯不可得而窮矣當使
曳裾金馬門下出入承明廬中厠迹於賢公卿
大夫之列庶幾觀朝廷之制作稔祖宗之故事
尚能賦之覆醬詭貴紙價詎可必哉庚辰仲春

元日記

西征記終

西征記終

